

藏在小蒜香饼里的思念

□宜兴 管洪芬

周末回老家,发现屋边的梨树开花了,一朵朵,一簇簇,雪白雪白的,好看极了。女儿举着手机直喊我:“妈妈,我要把它们都拍下来,太美了是不是?”感受着女儿的喜悦,眼角滑过的却是梨树下那一棵棵几近淹没在杂草中的小蒜,心突然酸涩,眼睛也跟着湿润起来。

日子过得多快啊,算起来,母亲离开我就快一年了,而这小蒜,生长在这大概都不止七八年了吧。永远记得那是有一年,因为我喜欢吃小蒜饼,因为我问了母亲一句“自己家菜地可以种小蒜吗?要是自己家可以种,想吃的时候多方便啊”。便是不久,母亲居然从山上挖来好多带着根的野蒜,蒜做了饼,蒜根就被母亲种在了这梨树下,浇水,施肥,一天天地,等小蒜长大了,母亲便又割了来做小蒜饼给我吃。

母亲心灵手巧,她把蒜根洗净切小段,然后加面粉,加水,为了让小蒜饼更美味,母亲总会特意加几

个鸡蛋,这样做出来的小蒜饼,薄脆鲜香,仿佛怎么也吃不够。看我表现出一副难以抑制的馋欲,母亲总会笑我,说:“自家地里有的东西,还怕没得吃吗?等明年我把它再扩种一下,一茬一茬的,管你吃个够。”

母亲说到做到,果然第二年,原本总会种上别的蔬菜的地里,被母亲一茬一茬地种了好多小蒜。可能真的是种太多了,便不由得吃厌了。以后再回母亲家,母亲要做小蒜饼,我总拦着,直言不讳“不想吃,吃多了,吃厌了”,我还嗔怪母亲,都怪她种这么多,好吃的东西要少才精,这样扩种,都快泛滥成灾了,谁还在乎呢?面对我的无理取闹,母亲也不生气,她只是任由着来求取的邻居把小蒜不断地割了去,又始终在梨树下留着好几棵继续生长。

一年又一年,为了保持小蒜的粗壮,母亲总会记得重新移栽一下,所以小蒜也就在我家的菜地里保留了下来。其实想想,何止小蒜,因为我眼睛近视,母亲听说清明前

吃几餐马兰有助于视力,母亲于是从田野里挖了野马兰来栽种在那块地里,还有一些主清热解火的药草,只要我说,母亲便会想尽办法地寻来,于是一样一样,一年一年,那块本该种植蔬菜的地里,仿佛印上了我的名字,我喜欢的小蒜、药草,还有果树……都是我要的。

回想起来,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岁月,美好到让人以为会是永恒,而我则永远是那个倍受母亲疼爱的孩子,可最终疾病无情,就是两年前,母亲生病了,难以医好的那种,尽管我们带着她辗转医院,想尽一切办法去挽留,但母亲还是走了。流着泪,那么不舍地,又痛苦地,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。几近流光眼泪,哭哑喉咙,可一切于事无补,母亲她再也不会回来。

从此不敢多想,怕一想便是泪;更不敢多回忆,生怕情绪走不出来。而如今春来了,母亲种下的小蒜又长高了,我仿佛又看到了早年母亲为我做香蒜饼的样子,我对母亲的思念也跟着疯长起来,一茬又一茬,怎么也拦不住……

你是我春天深切的怀念

□张家港 韩慧彬

往往那些离生活很远的东西,离心的距离却很近,比如故乡。

行走在故乡的草木间,倾听草木的呼吸,滋养心灵的同时总能看到自己的灵魂澄澈、纯粹。欢喜随着春风一起拔节生长,春风一直在,在或不在的是我们。眼前当下,万不可贪求所欲,更无需过分矜持,顺其自然遵从内心就好。

和故乡的草木一起葳蕤的还有麦苗,民以食为天,是麦子把我喂养长大,自然对她顶礼膜拜。

挤挤挨挨亲密的芦苇也是我记忆里最为鲜活的一部分。一过龙抬头,如锥子般尖锐的芦苇芽就脱颖而出,沉寂一冬天的芦苇滩就有了生机与活力,小鱼戏水,水鸟漫步。待芦苇芽蹿高,绽开一两片叶子的时候,整个世界便被春天占领了。独坐春田鸟鸣空,好不惬意。柳枝轻抚着脸面,像是在诉说着春天的秘密。

采下绽开的芦苇叶,卷成喇叭,噙在嘴里,依着喇叭的粗细,吹出或粗壮或尖厉的声音。头顶

软软的柳条,也被折下来,捋去柳叶,抽出柳枝芯,轻捏着管状的柳枝皮做成柳哨,这就有了一支春天的乐队,吹奏欢快的乐曲,吱吱呀呀,回响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。田野里干活的左邻右舍停下手里的活计,望着我们,一任欢快与希望撩拨他们沉静的心思。

近年来,村人纷纷去了城市,故乡的田地有许多荒芜,遥望里,故乡已不见麦浪,芦苇滩已消失在童年的记忆里。到了春天,只有草木茂盛,密密匝匝肩搭背地长满村庄院落,任由房屋倒塌,院墙颓败,草木高过院落,也无意或无力去修缮打理。每次见到曾经馥郁着美好期许和无限乐趣的故乡田园,我的思绪无法着陆,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高楼,让我望不到故乡。

只能选择在清明纷纷的细雨里,在残缺不全的梦里,与离开世界的长辈团聚。“江河万里总有源,树高千尺也有根”,无论走多远,都不会忘记来时路。

此刻,春意盎然,思念瘦成春雨,绵绵密密,故乡、田园成了我深切的怀念。

周楼烧饼

□扬州 李志杰

周楼集镇位于扬泰的交会处,提及周楼烧饼,首先想到德仁烧饼。二十多年前,在周楼老菜场旁边,周楼饭店西墙开个小门,内里就是不大的德仁烧饼店。烧饼是炭炉烤制,每天上午,烧饼的香味悠悠荡荡。周楼菜场几度变迁,德仁烧饼店也早已迁址于老综合厂对面的328国道边上。如今,德仁的二儿子是店老板,子承父业,传承的是手艺,也是“周楼烧饼”这块老字号招牌。

前些日,周楼烧饼店终于重新营业了。一大早去烧饼店,德仁二儿子的一家正在忙碌,揉面、包馅、做饼、刷油、撒芝麻、贴饼……一切有条不紊。买了几只葱油的,痛痛快快地吃了顿早饭。烧饼有三元的、五元的,品种也分插酥

的、葱油的,有甜有咸。我们这一方,有不少人,早上抓一只大烧饼当早饭,甚至茶也不喝一口。讲究的,捧个茶杯,就坐在烧饼店的长条凳上,抓着刚出炉、热乎乎的烧饼吃,间或品一口茶,袅袅香气中,抬头看看制作烧饼的流程,回味一段旧时光,见到熟人打个招呼,乡村的清早就这样悄悄地溜走。周楼烧饼,大而薄,薄脆与酥软之间衔接得恰到好处,口感甚佳。

去年,父亲去南京看望伯父,临行前伯父来电话,嘱咐的不要带,带几只周楼烧饼就行了。远在南京的伯父一直念念不忘周楼烧饼,一只香酥可口的周楼烧饼,寄托着绵延不绝的乡愁。记得那次父亲特地定做了六只葱油烧饼。烧饼要趁热吃才香,这六只烧饼带到南京,肯定风味大减,但对于耄耋之年的伯父,足以一解乡愁了。

鸟语春枝头

□太仓 李仙云

清晨,总会被窗外啾啾啾啾的鸟鸣声唤醒,大自然似在演奏一曲清晨圆舞曲,香樟树在轻柔的春风里叶子沙沙作响,早起的“城市美容师”扫把划过地面发出唰唰声,偶尔几声汽车的鸣笛也像奏响的萨克斯管。

戴着口罩买菜归来,经过湿地公园,看到树的枝杈间已露出点点嫩芽,鸟雀在枝间飞来跃去,几只白鸽扑棱着翅膀,悠然自在地轻落合欢树枝头。几只羽毛艳丽的鸟儿时在湖水间盘旋,时而栖落于湖岸边低矮的灌木丛,它们蹦蹦跳跳,嬉戏跳跃,当它们在一丛黄灿灿的迎春花间翩跹时,犹如“蝶恋花”般妙曼多姿,那是一种处处见生机的初春之美。

庭院里,一对燕子在檐下“旁若无人”地嬉戏,它们似一对情侣唧唧啾啾地细语缠绵,时而展翅齐飞,时而在院子里觅食窥探,我轻撒一把米粒,它们谨小慎微地几番试探后,终于撒欢儿啄食起来,憨态可爱之举,逗人莞尔。往事也随之鲜活如昨,儿时,母亲在春阳暖暖的庭院里纳鞋底,燕子

和喜鹊在枝头欢快鸣叫,真是“二月湖水清,家家春鸟鸣”。母亲动情道:“春天到了,燕子从南方又飞回来了,它们连喜鹊都引来了,喜鹊可是报喜鸟啊,老人们常说,门前喜鹊叫,好事要来到。”当年母亲那喜上眉梢的一幕,忆起如春阳般让我心儿暖暖情丝柔柔。

一直觉得大自然中,动物是最具灵性和能体察到四季微妙变化的,那边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,这边又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那日在河岸边倚栏而望,一群野鸭在河中悠然嬉戏。突然,几只体态丰腴而优雅的鸬鹚翩然而至,它们张开羽翼在水面极速滑翔,稍顷,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水中叼起一条小鱼,又翩翩飞到芦苇丛中享用去了。树林里,鸟鸣声不绝于耳,抬眸细寻,有翠鸟在枝头迎风啾啾,成群的麻雀在林间叽叽喳喳,它们呼朋引伴,不经意间从树的缝隙间仰望,真是鸟影云影入心,惊鸿如幻。

正如韩愈的名句“以鸟鸣春”,闻鸟鸣则知春已到,鸟儿是报春的使者。漫步于阡陌,鸟鸣枝头,万物萌动,又是一年春好时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12号

伊利纳科·罗马《花束》

行路记

□南京 孙山

南京的美,美在南京的路。一年四季,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、宽宽窄窄的路,铺陈着南京的色彩,勾连着南京的古往今来。

鼓楼向东,北京东路则是每隔三五米就是高大挺拔、四季常青的雪松,位于北京东路中段的北极阁北依明城墙、玄武湖,据说北极阁是南朝时的皇家园林,明代朱元璋在此建有观象台,北极阁上建有中国第一个气象博物馆。

由北极阁向南到进香河路,近千米的进香河路两旁矗立着千余棵水杉,东南大学老校区便位于此,再往前不远,就到了老虎桥,清末的老虎桥监狱还关押过陈独秀、周作人等人,监狱已于上世纪末拆除。

回过身,暂将那一段历史抛却身后,坐上11路公交车或骑行至宁海路,路过前身为文正书院的老牌特色名校宁海中学,继续向前百余

米,以宁海路环岛为中心看过去,放射形呈现出来的宁海路、颐和路、牯岭路、莫干路、江苏路,路两旁或法桐、或香樟、或枫杨、或广玉兰、或榆树,掩映着200多座民国公馆,堪称名副其实的“民国建筑博物馆”。

由颐和路向北至定淮门桥右拐,沿着千年流淌、桨声灯影的秦淮河,东岸的淮滨路两三公里长的道路旁,在一截开着花的栾树、一截仍然墨绿的香樟、一截渐已褪绿的榆树下惬意前行,径直向北到江边路,近千米长的路上,一棵棵柳树,在微风中摇曳。不知不觉中已走到老下关、长江南岸的中山码头了。沿着中山北路往南,宽阔的道路两旁,透过高大的法桐,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不同的历史遗迹:渡江战役纪念碑、挹江门、江南水师学堂遗址、明代即因存盐而有名的盐仓桥、国民政府高等法院遗址、国民政府外交部遗址,每一处都可以衍生出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走到鼓楼广场,百米外的鼓楼在法桐、银杏的簇拥下熠熠生辉。转过鼓楼广场向南至新街口为中山路,路两旁的鼓楼医院、国民政府司法部遗址、老字号福昌饭店、金陵饭店、中山先生铜像,也让人不断地在历史和现实中转换。沿着中山东路,经过中央商场、中央饭店,向东过逸仙桥,路北的民国中央医院旧址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明故宫遗址、明城墙的中山门,这些文物建筑尽显历史沧桑。出了中山门,不远左拐就上了环陵路。环陵路的法桐似乎比中山路的法桐树干更挺拔,树身似乎也更光洁,树林也更安宁——法桐让这座城市市少了不少尘世喧嚣。

其实,在南京各具特色的路还真不少,比如天津路东侧香樟、西侧银杏。再如笔直的、近两公里长的太平北路,路两旁的行道树是清一色的参天水杉。而中华路、建康路、长乐路、中山南路等则皆广种法桐……